

# 郑天狗

于苏军 著



# 郑天狗

于苏军著

辽寧太華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沈阳

郑 天 狗

于苏军 著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| (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) |
|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| 建昌县印刷厂印刷     |

---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开本: 850×1168 | 1 / 32 | 印张: 17.125   | 字数: 420千 |
| 1993年4月第1版   |        |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|          |
| 印数: 1—5000  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: 张秀英 | 封面设计: 许 贵 |
| 封面题字: 韩佐民 | 责任校对: 何 力 |

---

ISBN 7—5160—2119—4

---

K·186      定价: 10.00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数千里江山，中华民族面临危急的时刻，我优秀的中华儿女奋起自救，以血肉骨气抵挡刀兵水火，谱写了一曲曲极为悲壮的英雄赞歌，郑桂林将军的抗日事迹就是其中的一段激越人心的序曲。本书以翔实的史料，细腻的笔调，深沉的思念，激烈的情怀，讴歌了郑桂林将军只身出关组建抗日武装、转战辽西走廊、保卫长城、马厂起义、察东会师、北平大战、英勇就义等催人泪下，扣人心弦的历史壮举；成功的塑造了郑天狗、邓文风、金殿春、刘座山、周迪恒等抗日英雄的光辉形象和铃木、李二来等反面人物。同时也将如诗如画的辽西风光，残酷壮烈的军旅生涯展现给每一位读者。

## 序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这个国人耻辱的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那敌寇入侵的枪声至今犹鸣在耳，那连天铺地的抗日烽火至今还燃烧在心。当时的东北有数十万精兵，数千万同胞，如若上一心奋勇抗敌，本来是能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。然而，委员长蒋氏的一个不抵抗，就将黑山白水置于日寇魔掌之中，致使生灵涂炭山河受辱。值当国家存亡之际，民族危急关头，众多忠勇之士并未麻木，也不忍受，为了华夏不毁，子孙不绝，为了收复“失地，呼吸自由，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走上奋勇抵抗的道路。宁做抗日鬼，不当亡国奴”是他们共同的信念，凭着这个信念的支持，他们从行伍里，从校园里，从庄稼院里，从绿林里，从四面八方举着刀枪棍棒，铁镐锄头汇在一起，组成了举世闻名的抗日义勇军。黑龙江有马占山，吉林有冯占海，辽宁的义勇军最多，零散的小股武装遍布各地，在救国会统一指挥下的义勇军有五十六路，郑桂林将军统率的第四十八路军就是这里边最杰出的一支。

郑桂林，字香庭，号天狗，先后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、东北讲武堂，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，曾经创办学校，出任法官，主持城建，最后投笔从戎。一九一七年曾随中国护路军赴圣彼得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适逢十月革命发生，亲眼目睹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，亲身体会到工农武装是推翻邪恶的伟大力量。出关前，他是少帅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团级作战参谋，因愤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，毅然辞官离职，只身出关赴祖籍建昌组织抗日，取天狗吞日这个民间传说，自号郑天狗，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。他没带一兵一

卒，没带一枪一弹，仅仅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超人的胆识，收绿林、降伙会、号召民众、联络同志，在很短时间里聚集了万千人马，在辽西、热东开辟战场，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，给日伪以沉重打击，给国人以极大鼓舞，这不能不说是英雄的壮举。《塘沽协定》签订，中华民族的利益再次被出卖，一些抗日将领徬徨颓唐，或是顺服，或是投降，郑桂林将军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，拒绝当局南下江西剿共的命令，在天津马厂重举义旗，北上察哈尔与吉鸿昌将军会师，抗日讨贼失败后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，斯年四十五岁。这位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国民党的刑场上，真是个千古憾事。郑桂林将军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，他有功于国，有功于民族，竟被人为的尘埃掩埋了五十四年之久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重见天日，悲剧乎，喜剧乎？

郑桂林将军在国家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民族需要时候牺牲自己，这正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所在。他敢于战斗，敢于克服艰难的精神，在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，不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气概吗！究竟郑桂林将军有怎样的业绩，怎样的精神，还请读者细细看书吧。以一首《西江月》结束我的序：

|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日寇侵华霸道，  | 烧杀抢掠横行， |
| 儿女血肉筑长城， | 白山黑水雷动。 |
| 天狗吞日饮血，  | 壮士气贯长虹， |
| 刑场战地树英名， | 万代千秋歌颂。 |

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马齐彬  
全国党史研究会副会长

一九九二年冬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| 天狗出关·····  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 | 初试锋芒·····     | ( 28 ) |
| 第三章  | 杨尽忠反正·····    | ( 46 ) |
| 第四章  | 邓蜂子反输为赢·····  | ( 72 ) |
| 第五章  | 郑天狗进绥中·····   | ( 95 ) |
| 第六章  | 大捷四方台·····    | (114 ) |
| 第七章  | 祝捷大王庙·····    | (129 ) |
| 第八章  | 日军偷袭小胡口·····  | (146 ) |
| 第九章  | 北平斥敌·····     | (160 ) |
| 第十章  | 鬼子逞凶药王庙·····  | (169 ) |
| 第十一章 | 南京派来了高凤桂····· | (183 ) |
| 第十二章 | 陈瑞卿误中奸计·····  | (203 ) |
| 第十三章 | 血染兴城·····     | (215 ) |
| 第十四章 | 邓蜂子大战葫芦岛····· | (235 ) |
| 第十五章 | 铃木旅团长哭了·····  | (252 ) |
| 第十六章 | 郑桂林舌战铃木·····  | (261 ) |
| 第十七章 | 王国瑞巧取高丽沟····· | (280 ) |
| 第十八章 | 在辽西的最后一战····· | (304 ) |
| 第十九章 | 杨尽忠被害戏台屯····· | (333 ) |
| 第二十章 | 义勇军东洼大检阅····· | (349 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三战九门口.....    | (357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告别辽西.....     | (376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受改编开赴临永.....  | (397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马厂起义.....     | (409) |
| 第二十五章 | 进入察哈尔.....    | (440) |
| 第二十六章 | 独石口会师.....    | (456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抗日讨贼三十七天..... | (472) |
| 第二十八章 | 残阳如血.....     | (504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壮烈千秋.....     | (525) |

## 第一章 天狗出关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的一天，日头偏午，西风渐急，风尘仆仆的山海关城楼下急匆匆走出一位黑脸大汉。他头顶毡帽，身着土布便服，扎着腿带，脚登一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，一副地道的辽西农民打扮；可从他挺直的腰板，虎虎生气的步伐上看，又象个标准的军人；一双明亮的眼睛里，又流露出读书人的天资和聪颖。此刻，他面对蜿蜒起伏的山岭，宽阔平坦的土地，长长呼了一口气，朝身后那位一路小跑的伙伴招了招手，将脚步又加快许多。

半个时辰后，他们来到一个热闹去处——姜女庙。传说老早年的时候，关里一个叫孟姜女的少妇，步行几千里来给修长城的丈夫送寒衣，被秦始皇看中欲纳为妃，孟姜女威逼不屈跳海殉情。人们纪念这位贞节烈女，在她跳海的山包上修了这座庙。多少年来人们渲染夸张、传说歌颂，孟姜女的名声不但家喻户晓，姜女庙这块土地也声名大噪。多少年来，几经风雷水火，战乱刀兵，姜女庙仍然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。眼下虽已国难临头，九·一八的炮声响过了一个多月，日本兵的马蹄声已经隐隐传来，可前来进香求签的善男信女，观光旅行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。为挣三分利，宁可起五更的大小商贩，为挣一碗饭，肯献二分艺的练功刀客，还有赛马的蛮子，牵骆驼的侏子，五方杂地，南腔北调，都向这里云集。使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，成了闻名关里关外的繁华市井。

这功夫，姜女庙附近一块大岩石旁边摆着邓记摊铺。面目清秀的伙计灵牙利齿的喊：“买国货啊，买国货，是中国人来买国

货。”一边叫卖一边答对顾客，手脚麻利。慈眉善目的邓掌柜端坐在木凳上吸着水烟袋，得意地欣赏着能干的伙计。离他们摊子不远的地方摆着个孤单单的洋货摊，摊主是个肥头大耳的日本浪人石井太郎。他用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大嚷大叫：“来呀，来呀，买东洋货啊，一分钱买一元钱东西啦，又好看又便宜啊！”几个衣着入时的男女真的被吸引过去，可没等看好什么货物，就让一片嘘嘘声吓走了。石井太郎听着国货摊那边的热闹声浪，看着离去的那几个男女，气得胸脯子起起伏伏直咕答。看了一会儿，越加觉得邓记摊铺的小伙计可恨，便瞪圆眼珠，跨到邓记摊铺，扒开人群，恶声恶气的说：“喂，掌柜的，你的货物要多少钱？”

“统齐一百大洋！”小伙计赶紧答声。

“我都买了！”石井太郎粗声大气地说。

“好好好，点钱吧！”小伙计心里发愣，嘴上答应，周围的人都围拢来看稀奇。石井太郎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把花花绿绿的票子摔在铺子上。小伙计认得那是日本洋行里花的钱，摇着头说：“不不不，我不要这个，要银大洋！”

“什么，大日本金票不比你们支那的铁板子好使？”石井太郎瞪着牛眼，狼一样的嚎叫。

“这是鬼钱，中国人不花！”小伙计口气也不含糊。

“你敢说话不算数？”石井太郎一脚踢翻货摊，举拳就打。小伙计不示弱还手迎战。邓掌柜慌忙去劝，却被撞倒在地。看热闹的人们忙向四周躲去。身单力弱的小伙计渐渐支撑不住，仍在拼命的撕巴。石井太郎瞅个空子猫腰下蹲，抓住小伙计的双腿往肩上一扛，“嗨”的一声站起，朝那块扁塌塌的石块上狠狠的一抛。小伙计啊了一声，头骨碎裂，血流满面。围观的人胆小的纷纷走开，胆大的或站在岩石上，或立在马背上仔细观看。一个要

大刀的艺术人说：“这家伙，好功夫！”

这时候，给丈夫送寒衣的芦花恰好赶到，扒开人群细看那个躺在血泊里的小伙计正是自己日夜思恋的亲人，便不顾一切扑到丈夫尸体上号哭起来。

邓掌柜气得发抖，一头扑向石井太郎，紧紧搂住他的腰，悲愤地说：“你，你得偿命！”

“偿命？好！”石井太郎几声狞笑，运了运气，挥拳就要向邓掌柜头顶上砸。

“不许斗殴，不许斗殴！”警长李二来领着一伙警察吆吆喝喝冲进圈子，石井太郎松拳放手，使劲将邓掌柜甩倒在地。

李二来瞅了瞅死尸那边的情景拉下脸子，“何人大胆，敢上这儿来行凶，拿下！”

没待警察动作，石井太郎吹起胡子瞪起眼，“敢！”说罢敞开怀露出别在腰里的两支大肚匣子，掏出派司摔给李二来。李二来听了石井太郎的一声喝斥就已经气馁多半，看了那满脸杀气和腰里的家伙就麻了手脚，再把派司翻开一看更加草鸡了，脸上堆着笑、腰打着躬，连声道对不起，再三声明他是保护大日本侨民的。

原来这石井太郎是日本关东军某特务机关的中尉，以商人身份为掩护，来辽西活动，专为日军侵略辽西提供种种情报。

看了李二来那一副奴才相，石井太郎傲慢的哼了一声，收起证件，大刺刺的转回摊床，牵出马，认镫攀鞍。李二来对手下人说：“这家伙是关东军特高课的，咱惹不起，走！”

邓掌柜迎面拦住，“警官大人，我的伙计……”

李二来：“谁让你自找麻烦，活该！”领上警察匆匆走了。

石井太郎跨上马抖缰起步，人群里一片愤怒谩骂，突然间匆匆赶到的黑脸大汉炸雷似的喝道：“站住！”石井太郎没有理

睬，扬鞭而去。黑脸大汉虎步生风撵出几丈远，饿虎扑食一般跃上马背，左臂勒住石井太郎的脖子，右手下了枪，然后摔死猪一样将石井太郎抛下马。

“老乡们，来看啊，义勇军大首领为民除害了！”喊话的是个年青人，十六七岁，一副精明模样。

石井太郎吭吭哧哧的爬起来，望着这位比他高出几头，一身农民打扮的黑大汉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你的什么人，什么的干活？”

“中国人郑天狗，要你的命！”黑大汉一字一板。

石井太郎畏畏缩缩的往后退，黑大汉虎势的往前逼。石井太郎两手划着圈子色厉内荏的说：“这块地方马上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，你的应该明白！”

“明白，我这就打发你去见天皇！”

两个人，一个咬牙切齿，一个胆战心惊，在万千只眼睛注视中转着磨磨拉开架势。转来转去黑大汉瞅了个亲切，冲着石井太郎胯裆猛的踢出一脚，石井太郎“噉”的一声仰翻在地，黑大汉往前一蹿，举脚往石井太郎胸脯上狠狠一踹，几股污血顺着石井太郎的鼻子、嘴扑的窜出好远。围着看热闹的无论胆大的，还是胆小的一齐逃散。黑大汉冲着人们背影喊：“哥们儿，爷们儿，日本人来了就这样打，他照样完蛋！”

这功夫，邓掌柜和车把式已经把小伙计尸体抬上了车，领着披头散发的芦花来见黑大汉感谢报仇之恩。黑大汉捏着从石井太郎尸上搜来的一把钞票对芦花说：“拿去过日子吧。”芦花不肯接，邓掌柜说：“侄媳妇，快接了上车，大祸就要摊上了！”说着毛手毛脚的将芦花拽上车，打发车老板急慌慌逃了。

警笛大作，喊声四起，“抓住郑天狗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年青人牵着马催黑大汉快走，邓掌柜也折了回来，“好汉，

快走！”黑大汉听了听越来越近的嘶喊声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一块儿走！”说着将那年青人拦腰抱起放在鞍子前面，他自己跨在中间，邓掌柜从后面搂住他的腰，三人一骑，急鞭快走。

警察署长杨尽忠人称杨大麻子，听了手下人的报告有人打死了日本侨民，惊慌不小急忙点齐人马赶来追捕，看对面一马三人奔得正急，挥兵围了上去。黑大汉厉声大呼，“我是郑天狗，专打日本人，是朋友闪开道，是冤家请上来！”接着便是两声枪响，头里两个警察的帽子应声落地。从后面往过追赶的李二来喊：“署长，就是他，快拦住！”孰料，这位印堂上有一粒豆大麻子的杨尽忠却勒住马，止住兵，闪开道，让那三人一骑白驹过隙一般一闪即逝。

李二来到了跟前呼呼喘着粗气，“署长，你怎么放了他？”

杨尽忠：“郑天狗的枪法你知道吗？拦他，还得搭上几条命，算了，回营！”

日暮途穷，鸦雀归林。

黑大汉三人一马好一阵狂奔，看看出了绥中县境，进了兴城边界，远离了是非之地才算缓缰下马。走在头里的邓掌柜扭脸相问：“好汉，想去哪里？”“回老家。”“老家！什么地方？”“凌南县郑家沟。”“是纱帽山下，六股河边那个郑家沟吗？”“正是那里。”

邓掌柜一声惊讶，“好汉，咱是老乡啊，我家在鸽子洞邓家杖，与郑家沟就隔着两道梁。”

黑大汉好一番惊喜，紧紧拉住邓掌柜的手激动的说，“这下可好了！”

这位自称郑天狗的黑大汉就是日后在辽西、热东、平北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郑桂林，字香庭，乃是少帅张学良部下的一

员作战参谋。早年在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科毕业，曾在牡丹江从事教育，国难日重之时效法班超投笔从戎，考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。九·一八事变后随部撤进关内驻守保定，得知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魔掌，家乡父老惨遭杀戮，曾几回悲恸，梦呼出关，终日摩拳擦掌、枕戈待旦，盼望上峰早下命令好去厮杀。怎奈当局任凭国土沦丧，国人沦奴，衷无所动。郑桂林气不可捺，便效法祖逖北伐故事，暗中联络同仁志士，准备出关抗日。他拒绝了上司好友留任仕途的劝说，弃官离职，携带誓死相随的传令兵小迷忽潜入北平，找到救国会请缨抗战。救国会当即命他回祖籍凌南，在辽西组织义勇军打开局面。就这样，郑桂林未带一枪一弹，凭着一身正气，一腔热血，毅然出关。路上经了一番深思熟虑，取“天狗吞日”这一民间传说的寓意，报号“郑天狗”，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，没料到出关就是战场。

邓掌柜：“好汉，你惹了这大祸还想回老家，岂不是给父老乡亲着灾吗？”

郑桂林：“大哥，实话跟你说，这次回老家我就是要求得祖宗护佑，乡邻帮助，给东洋鬼子以灭顶之灾，杀身之祸！”接着，郑桂林将他的真实身份，出关目的等等一一道个明白。

邓掌柜暗自一笑，“早看出你是把手儿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弟弟邓文风也专打小鼻子，聚集了数百条好汉，一色的快枪，就是心劲不足，缺少将才。”

郑桂林大喜过望：“大哥，二哥现在何处？”

邓掌柜：“不，他该称你为兄，好汉愿相见吗？”

“愿意，愿意！”郑桂林满口答应。说话间，拐进一个鸡犬宁静，山影幽暗的小村庄汉家沟，此处距离凌南边境还有百八十里。

邓掌柜推开村西头一户柴扉，进了院子，看家狗听了邓掌柜

的吆喝，摇头摆尾的过来亲昵。屋里洋油灯一亮，门“咣”一响，门缝里传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颤微微的问话：“谁，谁呀？”

“老嫂子，是我，我是邓文荣。”

“邓掌柜呀，咋贪黑来了啊！”说着开了屋门。这便是那个死了的小伙计的家。老太太要点火做饭，邓文荣连忙劝止，谎言哄过老太太儿子媳妇孙子絮絮叨叨的追问。按邓文荣的吩咐，老太太从箱子里翻出个包袱，又端出一筐熟地瓜。郑桂林与小迷忽耳语几句，小迷忽答应一声“是！”拎上一兜地瓜，出门走了。郑桂林从邓文荣手里接过包袱背好，也揣了几个地瓜，告别了老太太，两人在村头上分手，邓文荣鞭马西去，郑桂林直奔东山。

鸽子洞座落在凌南县东端，是一处沟豁纵横，道路崎岖，林木茂盛，禽兽成群的偏僻场所。挺立群山之上的五顶峰更让人发畏打怵，那道刀削斧劈般的崖壁，宽约里许高达数十丈，像堵天地造就的铁壁铜墙，腰间多生怪木，顶端云雾悠悠，上万只灰白色的鸽子盘旋集居于上，鸽子洞故此得名。五顶峰南面脚下，座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，从上往下依次是黑、黄、马、高、邓、柴、林等几个较大的村子。当地闻名的首户邓家大院位于邓家杖子西头，紧依五顶山峰。大院里的二爷邓文风人称邓蜂子是享誉三里五村的好汉，只上过几天私塾，斗大的字识不得一升，专好耍枪弄棒，习拳练脚。十四、五岁练就了一手闻声扑影百发百中的枪法。及至成年，降服了远远近近诸多打家劫舍的刀客，声望日远。有好几路绿林辮子请他当首领，均遭拒绝，他说那不是正出正入的行当。师父教给的“大丈夫习武练功，当为国用民驱”，是他恪守的信条，也成了他教育手下人的家规。去年秋天，地方官绅商民推举邓文风作团练首领以保境安民，邓文风领着二十几

个青年子弟欣然赴任，时人称为邓家兵。这支人数不多却勇武善战的团练武装，不久被热河督军汤二虎看中，旋即收编在汤二虎五弟人称汤五帅的名下，任邓文风为连长，驻守赤峰一带。邓文风满以为进了正规军更有报效国家的机会，便躊躇满志携枪带人接受改编。然而事实让他后悔不迭，那些当大官儿的打麻将，扎洋针儿，倒卖军火买美人儿，当小官儿的喝花酒，吸吗啡儿，克扣军饷打野鸡儿，当兵的浑浑噩噩无所事事，填饱肚子就算完成大事一宗。邓文风觉得吃这份粮简直是活受罪，还不如回去的好。北大营一声炮响，传来了日本人要占家乡的消息，邓文风心急火燎整天要与日本人动刀动枪，可那汤五帅却告诫部下勿论国事。邓文风怎能忍受得了，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统上邓家兵宵遁赤峰，回了邓家杖。第二天，邓文风聚拢了附近大小辮子头目，打出抗日旗号，报了山头“大风字”，邓文风被推为大首领，是为辽西地区第一支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。

晌午刚过，邓文风光着膀子抡大锤和铁匠师傅打大刀片。侄儿邓连贯匆匆来找，“二叔，大当家的回来了，骑着高头大马。”邓文风放下锤子来到前院，看见哥哥邓文荣果真牵着匹马跨进大门。

“大哥，咋骑马回来了？”邓文风知道邓文荣从来都是乘车回家。

邓文荣抹了把汗，掩饰不住喜悦：“骑马不比坐车快吗，给你报喜呢。”

酷爱枪支马匹的邓文风没在乎邓文荣说什么，两眼不错神的盯着这匹身高八尺，腰长丈余，浑身乌似泼墨，毛皮亮似闪缎的大走马。掰开嘴巴一看刚刚坐口，不禁啧啧称赞，“哥，发了多大财，买来这匹宝马？”

邓文荣神气的答：“买？怕你出不起价，这是纯种的东洋

马，夺来的。”

“夺，从谁手？”

“日本人，看，还有这个。”邓文荣敞开襟怀亮出枪。

邓文凤一把抓在手里，“啊！大肚匣子！”

邓文喜：“大当家的，你这双捏称杆儿的手啥时候也有了功夫？”

邓文荣：“我可没这两套，是一位壮士的手脚。二弟，你不是整天说千军已有，就缺一将么，这回玉皇爷从天上给你打发来一个。”

夜猫子：“大当家的说笑话。”

邓文荣虎起脸，“说笑话，猫子啊，这是真事儿。那壮士是少帅手下的作战参谋，瞅老蒋那套砝码子气不公，弃官不作回老家召集队伍组织抗日，大号，郑天狗！”

邓文喜：“天狗吞日，要吞日本人，口气不小。”

邓文荣：“不光口气大，实际能耐也不小，赤手空拳得了匹马双枪，一踢一踹要了一个鬼子的命，你能吗？”

邓文凤：“屋里说。嫂子，打水；丫头她妈端酒菜！”

邓文荣一边擦洗着脸，一边将他与郑桂林相遇的经过详细叙说一遍。末了表明他的意见：“二弟，这回你那二百来号人马可说是群龙有首了。”

邓文凤转了转眼珠，揣摩着邓文荣的话，不免心生疑窦，“哥，那个郑天狗能放着自在官不当，跑这来钻山沟子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邓文荣以问代答。

“是不是犯了什么案，逃亡在外的犯官。”

“要那样，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日本人？”

“他出关抗日，没有一兵一卒，一枪一弹，拿什么抗日？”

“嗨，我说兄弟，人家是肩有大义在，腹有百万兵。当年汉